

冈夫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散文·电影文学剧本·小戏
鼓词·故事·文学评论

冈夫文集

责任编辑 张建英 梁小红

复 审 杜厚勤

终 审 王灵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冈夫文集/冈夫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7

ISBN 7-203-04281-2

I. 冈... II. 冈... III. ①冈夫-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
-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280 号

冈夫文集

(1-3 卷)

冈夫 著

I217.2
454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6.5 字数: 123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套

*

ISBN 7-203-04281-2

I·1118 定价: 168.00 元(套)

目 录

散 文

儿时的甜蜜	1283
从先父剪辫子说起……	1285
我也有过十八岁	
——八十岁忆十八岁	1298
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回忆片断	1300
往事杂忆	1309
我在“北方左联”始末	1336
五十年前的几首诗歌旧作	
——给《“一二·九”诗选》主编孟英	
同志的信	1344
抗战辉煌了太原	
——亲历见闻片断侧记	1347
整顿恢复武乡党组织简忆	1351
太行文联回忆鳞爪	1356
峥嵘岁月怀“鲁艺”	1374
二十年前的亲切回忆	1382
先君王国桢传略	1387

珍贵的回忆

——记鲁迅在北师大风雨操场的讲演——	1389
悼伟大作家茅盾同志	1395
代唁	1400
我和赵树理的穷幽默	1403
悼念朱杰民烈士	1405
忆王博习同志	1407
忆战友默君	1409
忆长虹	1414
严正宽厚 立己立人	
——忆念沐鸿同志	1417
纪念与抗议	1431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	
——纪念鲁迅开展爱国主义思想运动——	1434
笔锋向前线	1446
精神狗皮膏	1449
蒋介石的把戏	1453
苏联文学与中苏友谊	1461
美帝侵略的最近一课	1466
学习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	
主义精神	1470
庆祝苏联国庆 坚决抗美援朝	1475
把我们的文学向前推进一步	1479
愚蠢和无耻	1484
记一个成功的晚会	1488

太行春早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一点回忆和感想 ----- 1493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相结合 ----- 1501

回忆·感想·祝愿 ----- 1503

我对于孔子学术研究的浅见 ----- 1509

真理之光永在 ----- 1515

断想漫记 ----- 1518

达观者长寿 ----- 1524

随感（七十八则） ----- 1526

电影文学剧本

虎穴追踪（与王应慈、任桂林合著） ----- 1569

小戏 鼓词 故事

张滌非关门造民意（中路梆子、秧歌戏通用）

----- 1639

三通鼓（参军高跷舞） ----- 1645

庆祝抗战胜利（一般走场秧歌、鼓词通用）

----- 1656

保卫胜利果实（一般走场秧歌、鼓词通用）

----- 1663

贺和平（一般走场秧歌、鼓词通用） ----- 1665

高树勋将军起义（河南坠子或大鼓词调） ----- 1671

找房子的故事 ----- 1675

严县长的传说 ----- 1678

文学评论

《战斗与歌唱》后记	1687
《冈夫诗选》后记	1690
《远踪近影》编余寄语	1692
芹献一束	
——平凡的诗歌与不平凡的年代	1693
谈诗(五十三则)	1705
评李逸民同志的《公审会》	1740
门外管见	1747
《亏心事》读后	1748
读《束玉吟草》话旧	1749
生活蕴积诗情	1752
新鲜·深刻·生动	
——《龙舆》人物塑造简评	1755
漫谈毛主席的诗与诗教	
——抄读随记	1758
序《烽火岁月》	1761
诗情诗话	
——序束玉《凌晨集》新著	1763
诗人、艺术家、学者	
——读赵荆诗文集书感	1766
哲人之书	
——初读《杨献珍传》记感	1772

儿时的甜蜜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该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不过我不知道它有多大，也不懂为什么叫它是城里。

我只知道我有三个家——其实是三间。一个家，我能在炕上跑、跳、栽跟头玩，我最喜欢。天黑了，爸爸妈妈和我都在这里睡。

窗户纸大亮了，我一骨碌跳起来，妈妈给我穿衣服。远远地听见喊着：“糕来——”越喊越近。到了我家窗户前：“糕——”脆察察的声音拖着，真好听。

我学着 he 拖长声音喊一声：“低——”

外面哈哈大笑：“孩子真乖！”

爸爸妈妈可亲昵地吆喝着：“不敢！不敢淘气！淘气，叔叔就不给吃糕了。”

我爱吃糕：甜生生的枣儿，软津津的糕面，真好吃。说淘气就不给吃了，那就不喊吧；可为什么叔叔喊“高”，我喊“低”就不对呢？叔叔不是还夸我“真乖”吗？

爸爸妈妈也爱吃糕，妈妈更爱（后来我知道大概她那时正怀着弟弟吧）。遇着这时候，爸爸就出到街上割来薄薄的一片。可是妈妈不肯多吃，让我和爸爸吃。她还怕我吃得欢卡了喉咙，总要细心地把枣核挑出来，放在嘴里高兴

地含咀着给我念道：

“砂糖甜，冰糖甜，不如枣核儿甜三年。”

可我每次看见妈妈吃得太少，我有心眼儿了。有一回我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给你割上厚陀陀的一斤糕，叫你好好的吃吃。”

这一句话，在妈妈心里一直甜着。好多好多年之后，妈向我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念叨这句话，像念一首最美的词儿一样。

只是我不记得，我以后究竟有没有给妈割过那样厚陀陀一斤糕。

.....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拣出了这篇小文，最末一行下面还空着大半页白纸，也没注明写作日期。显然，文章还没写完，不知何故搁置，太遗憾了。因原稿没有题目，我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也不知能否准确表达父亲构思这篇文章时的原意。二〇〇〇年六月五日稚纯记）

从先父剪辫子说起……

辛亥革命前后，推算起来，我约为五岁左右。听母亲说，我是三岁时由家父王国楨领全家由老家故城镇来到武乡县城（今为旧城关）的。我父在城西关开着一座小药铺，字号叫“复生堂”，父亲每天都在这里坐堂看病，扎针抓药会客人，母亲给我们缝衣裳、做饭，还同我和小弟弟拉锯扯锯念词儿讲故事。

老家故城的事我记不着了，这城里的事我可有的还记着呢。

我记得在我们柜台前屋檐下，有过卖年货的摆着核桃、柿饼和我最爱的红枣儿，我总要缠着母亲给我们买。我还记得正月十五“咚咚嚓嚓”的秧歌队快过来了，父亲在台阶上放起鞭炮欢迎，秧歌队就在街道上摆开场子转着圆圈儿唱起来，花花绿绿真好看，土语秧歌真好听。

可有那么一年，什么响器也不准动，什么社火也不准扮，还不准穿红挂绿，不准吃荤只准吃素，不准高声说话大声笑，听说因为是“皇上驾崩了”，就是死了吧？管他呢。

以后又常见大人们好在一起悄声说话，说些什么，不知道。管他呢，我要去，寻小伙伴要去了。

可是有一次，父亲高兴地外面回来，刚进门就听到他亮堂的声音嚷道：“哎呀，这以后可就好了，民国了，民国了！”母亲以后也给我们念起词儿来：“洋取灯儿洋旱烟，宣统坐了三二年。”

这大概就是以后说的“辛亥革命”了。

愤然剪辫子

记得就是辛亥这一年，父亲像是出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他愤然剪了辫子。

为这一件事，父亲没有少受嘲笑：“呀，秃尾巴鹌鹑，像个甚！”也有人是担心怕事，像在衙门里办事的刘叔叔，听说我父亲第一个剪辫子，惊慌失措跑来对我父亲说：“人家老官都没有剪，你就早早急得剪了要干甚！万一要是上边反了回来，我看你怎么办？那辫子可不能一下长起来的。”

父亲却总是笑哈哈地和他们辩论，说他比他们看的远，他什么也不怕。的确那时候，父亲一见县官老爷坐着轿子从衙门出来，看见满清知县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这些原因，我是在后来才慢慢明白了的。当时我记得的只是，我们一家人觉得什么事都很新鲜。新揭的一张年画《自行车，跑的欢》上面还有女人也骑车，可是不明白两个轮子怎么能不在左右两边却是前后顺着转。有一张照片，映的是一个人端着碗筷傻笑，我们也就跟着傻笑，其实那是“红色补丸”的广告。父亲给我买来《新三字经》，每一页上都有画儿，头顶上是插画，下面的是文字。有一页头顶上画着五个人，挨个儿是孙文、黎元洪、

黄兴、程德全，还有一个姓汤或姓赵的记不清了。

父亲最佩服最肯讲的是孙文。说“民国就是孙文领头儿办起来的”。孙文推翻了满清，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是中华千古一大伟人。不是一下子就成了这样，也不是单靠他一人就办成了这大事，许多次起义过，失败过，许多人流了血、丢了脑袋，单说黄花岗那次就有七十多位先驱殉难。人为什么流血丢命还不怕？就因为中国几十年来受尽了列强的欺负，满清政府太腐败无能，一次次割地赔款，弄得民不聊生。不革命不成了，革命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这种革故鼎新的事，中国古来就有，像汤伐桀、武王伐纣不就是的吗？不过自他们之后还都是帝国，只有现今经过了无数志士仁人几十年来的流血奋斗才换来了这个民国，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吗？咱们还不该欢欣鼓舞地响应吗？我毅然决然剪掉辫子也就是一种响应。你们迟早也非剪不可。剪了吧，留那么个尾巴做什么！不怕，民国是怎么也变不回去了，我是看透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要完蛋了，不信，咱们看着……

父亲就常是以这种反清观点和人们辩论着、讲说着。以至后来张勋闹复辟，袁世凯窃国当皇帝，父亲和人们谈起来还是那样地说：“不算，不成，兔子尾巴长不了，民国是怎么也反不倒的。”蔡锷从北京逃出虎口跑到云南起义这类消息我们也是最先听父亲传播的。

倡导办公学

我到七岁时候，实际也即辛亥这一年，最初在城里上学，念的还是私塾。这年时局不靖，父亲送母亲、我和小

弟弟回到故城镇，我仍上了半年私塾。到第二年，父亲从城里回来，同陈时夏先生等人，极力主张办公学，经过几番周折，村里执事的人也只好同意，于是就在大云寺东首一座院子里第一次办起了新学堂。陈先生即被聘为第一任教员，教国文和修身；另一位教员是山交沟李瑞东先生，他教算术、体操和唱歌。

初年级的国文和修身很受我们孩子们欢迎，好懂好念又好记：

“先生讲，学生听。”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月季花，朵朵红，姐呼弟弟，快来看花。”

修身课则记得有：孔融四岁能让梨；黄香七龄为母亲温被；卓怒冒大雨赴友人的约会；冯异不夸功独立树下被称为大树将军。还有司马光击瓮救儿，华盛顿误砍樱桃树敢向父亲承认，则不记是在国文课或修身课里了，但都在我们幼小的心窝里引起回荡，觉得我们也能这样做，也该这样做。不过另一方面在课外，我们也更爱找任四孩哥给我们讲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故事。

紧靠学堂隔壁有一小角门，开了锁子即进入大云寺前院，我们上体操课是在这里。最初还引得人们都来看新鲜：立正、稍息、向左向右向后转，错错落落好不容易练整齐。大人们有的笑，我们可都很用心，不久也就练好了，齐步走、便步走、错脚换步也都学会了，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儿：

“中华开国四千有余年，

神武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勘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惟我先……”

八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淡忘了，故乡也起了很大变化，只有这首辛亥年间的歌儿却清晰地记着。

奔忙闹革新

故城小学堂成立之后，父亲没有在家呆着，有好几年他不停地家中、县里两地跑着。除行医之外他还忙着好几种事：

一是全县正酝酿着选举省议员。这选举有种种规定，其中特别有一条很重要，即被选举人必须有近万元的家产作保证才有入选的资格。单以这一条说，父亲即完全知道自己毫不具备这个条件，但他认为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应当选出人来为老百姓说话。为此，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参与讨论，热心地促成行动。后来是选举了东村段雨田先生为省参议员。这位老先生就是后来著名烈士段宏绪的父亲。

又一件为当时大家所关心的事是修关河桥。关河是浊漳河流经武乡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涨水期流量很大，特别是从段村镇至武乡县城中间有一段河床很狭窄，水深浪猛，交通不便且常出事故，把一个县份俨然划分为东西两块。鼎革期间，人们对此议论颇多，总想修造一座桥，但几经讨论都未能实现。一连几年父亲寻师访友，拜访建桥名匠，终因心有余而力不及作罢。

还有一件事也是父亲常和人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地亩和钱粮问题。多年来地主兼并土地的流弊，造成了许多有地无粮和无地有粮的怪现象，即是地主有许多土地白种着却不纳税，穷人已卖了土地却还要纳税。里甲制度“算粮”就是按着这种办法坑害穷人。我记得多年之后，父亲还常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气愤抱不平。

父亲回到故城时候，则更随时讲说时事，劝导进行改革：要自动剪发辫，不要等抓住受罚；妇女要放足，特别是再不要给幼女缠足；要送子弟上学堂求知识，要给学堂多点设备和费用；要提倡修桥补路、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而不要为迎神赛社滥唱戏、胡摊派、乱花钱。在后一点上，父亲是常和村里的封建守旧势力作顽强斗争的。按故城镇每年阴历七月二十四日有一次大庙会，附近乡村的骡马牛驴，远近县份的京广杂货商贩，都辐凑进行交易，这本无可非议；但镇上的“社首”、“香首”和他们一伙子手下人却趁此机会为迎神唱戏作准备，早早就在大云寺后殿西侧的小院里，摆排场、支锅灶，大吃大喝，从七月中旬左近直吃到八月中秋节，这是多么大的铺张浪费呢！群众对此十分不满，父亲提醒开导他们也无效，父亲就到十字街上公开斥诘他们，要他们出来讲理，要他们开出摊派的收支清单向大众交代，他们谁也不敢出来辩驳，并且永也开不出个收支账目清单，而只在背后说风凉话，利用群众迷信的心理，转移群众的视线，继续干他们的勾当。父亲也往往白费力气无可奈何，徒叹黑暗之太深、太大而已。

教育重实践

我在十岁前学习很不好。父亲那几年在家时候少。学堂里的事没有人经心掌管。教员差不离每半年要换一次，还没等安下心来就又走了。教材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对新编的课本借口说是没人买，实际是就没有人肯去领。用的多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千字文、百家姓，论、孟、学、庸四书，教法也和私塾的没甚两样，总是咿咿唔唔的死念和硬背，很少记得听过讲。我那时也很贪玩。父亲给我安排的两本书，一本是《史鉴节要》，一本叫《地球韵言》，因先生没讲过，我就没兴趣学。几年之中除了记着“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几句之外，其他什么印象也没有了。倒是一本《三字经》因念的人多，编的也顺口，我虽没读，记住的却不少。还有年岁大的学生们念的《论语》、《孟子》等，我也听的记住了一些。

父亲考察了我这些情况，觉得非注意不可了，他就亲自来抓。有时和学堂的先生一起来帮着教，有时自己单独来教。他教的方法主要是讲解。他也让背诵，但一经讲解开了，很快就记住和背熟了。他还启发我的学习兴趣。知道了我对《三字经》和《论语》比较熟，他就把里面的内容——比如那些眼见的常识：天地人，日月星；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先让认清记牢；对于眼看不见的繁杂的历史，却让先把几句简单口诀记住：

三皇五帝夏商周，归秦及汉三国某，
晋终南北隋唐至，五代宋元明清民。

这末句原来是“宋元明大清”，父亲有意地改它为“明清民”。

至于其中那些故事听了更是有趣：“如囊萤，如雪映，如负薪，如挂角”，多好玩儿呀！捉萤火虫，堆雪人，到野地里刨柴，到山坡上放牛，我想不是很好吗，记着拿上书本就是了。“头悬梁，锥刺股”，大概不好受；不过也不怕，锥刺一下醒了就成了。头一句可沾不上，咱又没留辫子，头发这么短，想悬也悬不上呢……

孟母三迁，才找到合适居住的地方。有一次孟子辍学了，孟母就把织机上的布给剪断了，吓得孟子赶快认错又去上学了——母亲听讲这故事时很专心、很出神。我想，我可不肯让母亲生气。……母亲和小弟弟常是一摊摊，总是逗着他玩，怕他打扰了父亲教我。小弟弟嘴巴灵，记性强，不论什么教他一遍他就记牢了：——犬守夜、鸡啼晨……蚕吐丝，蜂酿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母亲只提个头，他就又拍手又跳脚，“咯咯、咯咯”笑着，哇哇啦啦背诵下去了。

联系到《论语》、学、庸等书，父亲讲的更多的是要好好地学习。学，还要习，也就是温习，或练习，《论语》头一句不就是“学而时习之”吗？时时学而又习，乐趣也就多了。又说“温故而知新”。《大学》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日知其所无，月毋忘其所能”。要“学而不厌”，反复地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再就是教我作人要吃苦耐劳，不要好逸恶劳。“爱之能